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二十八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宋紀

高祖武皇帝

諱裕字德輿彭城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翹為郡功
 曹晉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衛
 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裕參府軍事遂平山陰
 恩遁入海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月牢之復東
 征使裕守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戰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時
 東伐諸將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裕獨無所犯 五年春恩
 頻攻句章裕屢破之恩復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裕築城干故
 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
 裕深慮眾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
 之恩知城不可下進向滄瀆裕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
 之以兵兵一千為前驅裕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不從是夜
 裕多設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

鑑六十八

一

張

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
 暇賊疑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行與俱至奔擊
 大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州八月晉帝以裕為下
 邳太守 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
 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軍事玄尅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內
 史牢之懼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
 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脩以撫
 軍將軍鎮丹徒以裕為中兵參軍六月加彭城內史十二月桓
 玄篡位裕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計及弟道規沛國劉毅
 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
 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與義謀 三年二月乙卯裕託
 游獵與無忌詠之等及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候城
 門開無忌等即斬脩以徇而起兵玄遣吳甫之皇甫敷北拒義
 軍眾推裕為盟主移檄都下進與甫之遇于江城遂斬甫之進
 至覆洲山玄軍大敗玄挾晉帝乘舡走尋陽裕於是奉晉武陵

武帝



王承制建行臺大赦發兵追玄玄走江陵進軍追敗之斬玄奉

晉帝還都進裕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徐充二州

刺史 義熙五年偽燕主慕容超掠淮北帝抗表北伐超大將

公孫五樓請斷大岷堅壁清野以待之超不從帝入岷舉手拍

天曰吾事濟矣士有必死之志軍無遺乏之憂勝可必也超遣

人迎戰屢敗 六年二月屠廣固獲超傳送于建康斬之帝之

北征也海寇盧循徐道覆乘虜欲襲都下未至帝還師斬道覆

于始興 十三年進軍西討姚泓二月軍次潼關三月帝率大

軍入河五月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使王鎮惡自河浮渭八月

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藍田遂剋長安禽姚泓得秦皇帝玉璽

送之都下斬姚泓于建康市裕既累立大功晉帝加九錫封為

宋公進封為宋王出鎮壽陽本紀

宋初元年庚申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

從七恭切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

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

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

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

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解音蟹無復他言亮

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拊音匪父切拍也我常

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康鎮

壽陽義康尚幼以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

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韜亮

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魏

主殺國璠等連引平城豪傑坐族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

玄之當坐魏主以玄之燕朝舊族慕容氏欲宥其一子女之曰弟

子磨奴早孤乞活其命魏主乃殺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六月王

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

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

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王為壇於南郊

即皇帝位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秘書監徐廣悲感流涕侍中

宋王 欲受 禪

長星 竟天

劉湛 自比 管葛

玄之 棄子 存姪

恭帝 禪位 于宋

武帝

徐謝 悲歡 不同 廢清 議 奉晉 帝為 王 存晉 臣祀 念劉 穆之 魏主 信天 道

論不 可除 清議

祀南 郊



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
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
蕩滌也徒歷切洗與之更始上工衡切改也裴子野論曰昔重華
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
之過矣 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勸晉初故事即宮于
故秣陵縣秣莫葛切秣陽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
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
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追封劉穆之為
南康郡公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似醉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上弋政切魏主聞
上受禪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朱黼曰聞善而知好見不善而知惡人之性也為善而樂人之
知為不善而畏人之知中人之情也周處聞三害之語至變節
而為善士曹孟德以素無月旦之評至劫許子將以求題品豈

卷之六十八

三

亦以是哉是以自昔帝王皆采求鄉論以為取士之本培植清
議以善風俗之原周人之俗連莞比門皆粹然士君子之行蓋
得鄉里薰陶之善東都之季連頸接踵甘就鈇鉞而不顧者直
以一時清議不敢少犯故也劉裕以流蕩無行博俠無恥不為
當世之所推許雖已及富貴猶未免介然有羞愧之心故其於
始初肆赦欲與犯清議鄉論之人一切而蕩滌之與之更始其
為一身計善矣獨不念家貧無行不能推擢之法猶用於秦李
州郡俱置大中正以攷論士品雖東晉群胡猶或能用之欲為
一身自雪計而至併廢百王之法可乎自是而後取士不復以
鄉論士大夫肆行不復畏清議為善者無以自勸為不善者無
以少沮既足以速劉氏之士又且貽萬世無窮之禍其為失豈
少哉

二年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
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 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
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本 初帝以毒酒一甕烏

張偉
自飲

謝瞻
隔門

論天
道報
施

羨之
有宰
臣望

上不
信奇
怪

朝事
不委
母后

武帝

文在授郎中令張偉使醜零陵王醜直禁偉歎曰醜君以求生不
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帝令兵人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
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加

禁切哭也上之為宋公也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弟晦為右衛
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賓客輻湊門巷填咽輻湊六切

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執傾朝
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上即位晦

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遇病不療勅留切臨終遺晦書曰
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管見曰宋監不遠在司馬氏之世師昭廢弒其主以強奪國洛
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為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一人

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報施豈使
人逆理如此耶為人君止於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為其矣己殺

晉二帝在三年之間人殺已二子在三年之後所謂一人防後
患者其術不亦踈乎

鑑六十八

三年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
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

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
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

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
長傅羨三月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

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
以所聞上拒而不答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檀姓

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
此人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

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
被顧命帝殂于西殿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

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

謝

却細布

魏主服藥致疾

崔浩勸立太子

魏人改姓

崔浩諫伐喪

武帝

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為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士民有所歸茲究望息禍無自生矣皇子壽年將周星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召亂之道也帝從之立太平王壽為皇太子以長孫嵩奚斤安同為左輔崔浩穆觀丘堆為右弼帝曰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嵩實姓拔拔即後魏拔

卷六十八

五

斤姓達奚後魏拔

觀姓丘穆陵本拔

堆姓丘敦拔

是時魏之群

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復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煩雜

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 以待中謝方明為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各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細本 七月葬武皇帝于初寧陵廟號高祖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魏主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上護八切本者秋鄭之廩延改為滑州因色其城其固後魏置東郡又滑臺以為名崔浩諫曰國家今日未能一舉取江南而徒有伐喪之名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

江南不攻自服矣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守兵將軍周幾吳兵將軍公孫表同入寇

管見曰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為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使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為甚盛而清簡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游宴稀嬪御少不蓄私藏又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

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

右武帝在位三年壽年六十七

營陽王史曰少帝

諱義符武帝太子也永初三年五月即位

魏拔洛陽

景平元年癸亥春正月辛丑帝祀南郊 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

南太守王洸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魏主南

巡恒嶽丙辰至鄴 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

蔡廓不署紙尾

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

魏築長城

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

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

鑑六十八

六

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沈約論曰蔡

廓固辭銓衡耻為志屈豈不江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

德祖堅守虎牢

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

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表音茂延長行也南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于魏初諸蠻奉君江淮之間其

羅結忠懇

後種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之

在魏世不甚為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為寇暴及劉石亂中原諸蠻

崔浩不事胡神

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國北史北狄南蠻傳 魏奚斤

營陽

轉多毛德祖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

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

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巨代田執德祖

以獻奚斤等來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 五月魏主還

平城 十一月魏太宗殂壬申世祖即位太宗長子也是為世祖太武皇帝 以代

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

衰魏主以其中忠懇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年一

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左光祿

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閑掌

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姓李名耳

守藏室之史也 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

崔浩
自比
張良

崔浩
信天
師術

崔浩
之失

范泰
諫親
小人

文帝

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辟必益切除也漢張良道藥而靜居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錄龍玉切道家仙籍之書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曾給道士一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千人北史崔浩本傳

崔浩六十八

七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拍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餌仍使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讎語也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爰居海鳥也爾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凰爰居事見國語莊子云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似嗟切按論語語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右營陽王在位一年壽年十九

太祖文皇帝上

譚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封宜都王出為荊州刺史徐羨之等廢營陽王乃遙奉王即位于江陵

元嘉元年春正月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陛下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直誓悟愛文

謝靈運 傲

文人 不謹 細行

華林 列肆

送帝 還太 子宮

弒帝 立義 隆

論宋 不教 子

文帝

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負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
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
督靈運性褊傲上俾細切或作編狹意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義
處之不以為有實用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嘗懷憤邑上房吻切下乙
及初黜滿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
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行胡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
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各出之為太守
奏列義真罪惡廢為庶人韜義真本傳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
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
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
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詰旦道濟
引兵居前詰詰也切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邢安泰等先誠
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拍扶出東閣收璽
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

鑑六十八

八

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
統遷營陽王於吳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己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
弒之王多力突走出門追者以門閉踣而弒之略蒲北切倒也樂也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
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
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卓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
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壯娘
下所力切各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者艾大夫為
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
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千籤切往往專恣竊弄威權
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中幼世繼茲回雖惡物醜類天
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
之為也昵昵也或作嚙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南史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桓玄乘時籍運加以先資
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眾無一旅曾不渝旬夷凶

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少帝體易染之資稟可下之質其至顛沛非不幸也

管見曰已之所為人之所效也孝於親則欲子孝於我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所不欲人之加諸已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傳當無異圖死纔二年嗣君愛子相繼弑殺不少顧惜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可不信夫可不戒夫

迎宜都王

傳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羨之以荆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用別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宜都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嗚也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彦

鑑六八

九

宜都過晉文景

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即皇帝位以行荆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比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

吐谷王折箭教子

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主瓚古慕瓚阿柴之母弟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訖而卒慕瓚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氏丁奚切按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郡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

文帝

夏主 矜大

氏或號白區續漢書云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魏主 孝事 保母

二年正月徐羨之傳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羣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為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密后之殂也世祖尚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

羨之 自經

三年下詔暴徐羨之傳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上從又為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

鑑六十八

十

誅傳 亮

道濟 討謝 晦

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又誅晦子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乃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傳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

謝晦 走

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臺軍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檻車載也於是誅晦檻車載也遜上疾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等傳徵謝

文帝

黑衣宰相

論佛法不可治天下

四賢

五臣

耕具示子孫

魏主伐夏

文帝

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後竭誠切儻也孔覲音覲嘗詣之遇賓客填咽喧涼而已覲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管見曰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君無父棄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絕不使亂華夏賊民心也文帝以其道為可行則當削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為不可行則惠琳髮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

以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勸勸物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膺恐後世

鑑六十八

十一

難繼也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琰之從孫也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上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撫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上乃止

四年帝如丹徒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魏奚斤與夏

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

魏主至統萬

統萬城高十仞

魏主不為土功

不敢輕法

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魏主至統萬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

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

擊彼奮我弱非計也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上居綺切從夏眾

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后妃宮人

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

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主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

十步宮室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

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蕞祖外欲

不亡得乎魏主為人壯健執鳥勇臨城對陳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

悍者皆名鷲也陳也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

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

脩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

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長

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

鑑六十八

十一

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

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即

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

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

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

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考異曰

高祖永初二年九月殺零陵王宋本紀九月己丑零陵王薨晉本

紀九月丁丑據長曆九月丙午朔無己丑丁丑今不書日

營陽王宋本紀高氏小史皆作滎陽臧后謝晦蔡廓傳作營陽營

陽南方郡名也今從之

太祖元嘉元年正月宋本紀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宋紀二月己

巳宋略二月癸巳李延壽南史二月己卯朔皆誤也按長曆是

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年無食今從之

六月癸丑徐羨之等殺廬陵王義真宋南史本紀二月廢義真徙

文帝

新安之下即云執政使使者誅義真于新安宋義真傳六月癸未
美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美之傳亦云廢帝後殺義真於
新安殺帝於吳縣按長曆六月庚寅朔無癸未蓋癸丑也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中

元嘉五年二月魏平北將軍尉

魏擒赫連昌

之按本傳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都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虎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號為姓世領部落至武之孫屈丐當後秦姚興時欲使助沒奔千嶺高平既而拜安北將軍以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屈丐襲殺奔干而其眾皆稱大夏天王取姓鐵弗遂改為赫連氏自昌至謂鐵赫與天連也却音圭天水色也史記故却戎邑也系後魏昌至

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以妹始平公主妻之賜爵會稽公魏主嘗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十一月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

靈運才名

政上唯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靈運遊飲自若為法司

鑑六十九

所糾坐免官是歲師子王利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國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因遂成大國焉利初八切師子王之名竺張六切西域國名即身毒也迦居伽切毗頻脂切天竺王號屠同都切素宏曰浮屠佛也佛者漢覺也將以覺悟羣生

帝誠義康

六年正月以彭城王義康為侍中王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恣內外之務又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帝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見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

立太子劭

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義康傳三月立皇子劭為太子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

崔浩勸伐柔然

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

文帝

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詰起吉切責問也陽為德

求復
河南地

魏伐
柔然

魏民
閒牛
馬價
賤

崔浩
才智
淵博

陰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蠕蠕乳充切狄號也姓郝久聞氏即柔然國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高車古赤狄之餘種初號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願陛下勿疑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侍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

林之奇曰違眾議而用人之策以決大事此誠天下之至難善用之則如晉武之於杜預魏大武之於崔浩隋文帝之於賀若弼不善用之則如晉顯宗之於庾亮符堅之於慕容垂清泰帝之於薛文遇

五月魏主至粟水柔然統外蓋可汗統下沒切汗音寒按蠕蠕傳即柔然國統外蓋乃其號耳猶夏

鑑六十九

二

言制勝也可汗酋長之稱猶夏言皇帝也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魏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眾俘芳無切說文軍所獲也西行至涿邪山涿竹角切邪以奢切字或作涂山名在漠北諸將虜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引兵東還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十月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潔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毛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鈇於酢器中鈇徒鼎切說文銅鐵撲也酢倉故切醢也或作醋夜有所見即以鈇畫紙作字以紀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為之舉筋或立嘗而還魏主嘗引浩出入卧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忿怒切恚於恨也然後文深思卿

取河南

彦之
沂河
西上
胡虜
仁義
不足

崔浩
豫陳
成敗
文帝

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庭纖懦弱庭鳥細也庭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

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北史浩本傳十一月巳

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鈎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詔簡甲卒五萬給右

將軍到彦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天怒曰我生髮未燥先到切已聞河南是

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水堅合自更取之到彦之自准入泗泗水參所禁切日行纔十里自

四月至七月至須昌乃沂河西上沂蘇故切逆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眾北渡於是碣磳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

去到彦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

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墮徒果切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故

鑑六十九

三

豈可不以為憂乎十月到彦之等沿河置守水而余專切魏河

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彦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沂流奪其船魏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拔之尹冲及

榮陽太守崔模降魏德等傳十一月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引兵而南到彦

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

北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弃甲步趣彭城竺靈秀奔須昌南奔青兗大擾魏兵攻

濟南濟南太守蕭承之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彦之坐免官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

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

嘗失也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

義欣
境內
民安

顧琛
善對

道濟
量沙

論兵
法有
餘不
足

魏主
不信
反聞

魏主
舉逸
民

崔浩
整流
品

文帝

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
遂為盛藩焉魏音昔楚相孫叔敖所造以灌田也後義欣修
治隄防引泔水入陂泔音實泔切水名出弋陽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既功代切本傳
到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其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為
之空虛他日上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
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
甚喜琛和之曾孫也

八年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
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
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執朱脩
之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
追之眾恐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
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
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
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本傳

鑑六二九

四

或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伏不足而示
之有餘敵莫得以擣其虛孫臖之滅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
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魏主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万
餘家帝縱反間於魏魏主賜慧龍璽書曰知其欲相中害不足介
意帝復遣刺客刺之反為慧龍所得而捨之魏主以崔浩為司徒
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鄣音諸長
障又音之亮切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
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

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
賢雋之胄雋音子峻切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如
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玄等至皆拜中書博士玄舅崔浩

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
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割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其
未據切字林宜加三思論語二思而後行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崔浩更定律令
置登聞鼓

謝弘微不爭財

李順使至涼

文帝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淵蠱公戶切巫師為蠱故蠱感也殺果五切說文夏羊也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寃人崔浩傳九年五月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十二月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食庫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

鑑六十九

五

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貧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擣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側責切通財也或作債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魏李順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箕居之切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隱於鞞切馮几也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懼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追止之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

李順
知涼
主死

陸侯
知高
車必
叛

靈運
好山
澤游

靈運
放逸
及禍
什門
不屈

文帝

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諸子皆庸才也如聞牧犍器性粗立繼蒙
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
十年魏主徵陸侯為散騎常侍出為懷荒鎮大將未甚歲高車諸
莫弗訟侯嚴急無息復請前鎮將即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
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即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
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即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侯問之曰
卿何以知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
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息稱孤
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
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其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
之如此則眾心怨對直類切說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
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為散騎常侍本傳 (涼王蒙遜卒牧犍即
河西王位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
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廐居又切進號
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 前秘書監謝靈

鑑六十九

六

運好為山澤之游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
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顛顛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
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
司所糾靈運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曾連取追討擒
之上愛其才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其買兵器結健兒詔
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本 (魏立徐
州於外黃以刁雍為刺史

十一年燕王遣尚書高顛上表稱藩于魏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
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
御史賜羊千口帛千匹

十二年丹陽尹蕭模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
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材
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閑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
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陳曰古之為民者四後之為民者六所以廣為形像以蠱生民

論佛老之害

疑檀道濟

殺檀道濟

錢樂之儀

徵剋次宗

文帝

之財占之教者處其一後之教者處其三所以使士夫談玄說空以賊生民之心蠹生民之財其禍小賊生民之心其禍大

朱黼曰古今之為國所急者養民而已自佛氏之入中國窮土木之麗以崇塔寺而民不得以居也裂縑帛之美以制幡綵而民不得以衣也冶銅鐵以範佛像鍾磬鐃鑼而民不得以用也蠶食者日衆而耕桑之人節身以餽施游惰者安居而服勤之人盡力以為役民生之益艱而天下之不可為者未必不由此

十三年正月朔上有疾不朝會司空江州刺史庾亮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動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上符齊切又匹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

鑑六十九

七

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其如脫情投地情側革切髮

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魏娥清古弼伐燕攻白狼城克之燕主弘奔高麗初高祖克長

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

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十四年魏主以民官多貪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

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

心待之貪縱如故

十五年三月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已下者豫章雷次宗好學

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

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

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更古衡切官名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

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講侍講講古

巾謂中饋資給其厚文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

論天
下無
二道

治稱
元嘉

義季
賞耕
父

魏主
議代
河西

李順
隱金

矣然而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
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
其職守宰以六其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
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
閻之內講誦相聞率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
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本

十六年二月以衡陽王義季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
史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古詩廉切左右斥之老父
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農失其時奈何以
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
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
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本三月河西王牧犍雖外脩臣
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
誅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

鑑六十九

八

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聞
其土地鹵瘠上郎古切下秦昔難得水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
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凉州
凡十二返魏主以為能凉武宣王數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
隱與古弼皆曰自温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魏主
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且上去古切下乃眾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
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凉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
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郡縣也羣臣既出振威將軍
伊穉言於帝曰穉蒲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眾議皆不可
用宜從浩言帝善之此史浩傳六月治兵於西郊自雲中濟
河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
出迎求救於柔然魏主至姑臧見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
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
主之將伐凉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
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騰餘壅切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

文帝

牧犍

涼州
號為
多士

陰段
涼土
美才

高允
辨星
聚東
井之
非

高允
請廣
田積
穀

帝

漢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九月河西王牧犍兄

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入面縛請降

縛符纒切縛手於魏主釋其縛而禮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

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故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

同此深可奇也故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魏主特

愛之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敞與

陰興為國師助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索敞為中書博士

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

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

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

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

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

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主命崔浩監祕書

事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浩啓稱

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浩集諸曆家

鑑六十九

九

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徒故切并譏前史之失別為

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

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

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

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

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

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

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

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

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

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

理至多何須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為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

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

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允浩

十七年二月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

義廉
總朝

景仁
諸義
康

誅劉
湛

高祖
以納
衣示
子孫

論義
康罪
在劉
湛

令育
以諫
賜死

文帝

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眾事皆專决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糾吉西切剔他歷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執傾遠近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執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劉斌中王履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邀結朋黨伺察禁省自具主相之執分矣九月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及其黨劉斌等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驍騎將軍徐湛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

鑑六十九

十一

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泣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軀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也詩曰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十八年前龍驤參軍扶令育諂闕上表稱昔袁盎浪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陛

論宋不用忠臣

作靜輪宮神接天

太子副理萬機

古弼歐劉樹

蹇躒築社

文帝

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
兄弟協和君臣輯睦上音集下雅曰集和也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
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
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
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鉗其海切以鐵有所劫束也所能攘逃所
能弭滅哉如母婢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如瘡疹以
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
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數古若行切骨疆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與體同俗愧前古抑時
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斃則祭切也宋之
鼎鑊胡郭切鼎大鑊也吁可畏哉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
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
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
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
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為功差易

鑑空九

十一

帝不從

二十年十一月魏主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且曰諸
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
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

二十一年魏太子始摠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
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度政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
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帝方與給事中劉樹
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摔樹頭掣下牀搏其
耳歐其背摔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掣尺列切攬也曰朝廷不治實
爾之罪帝失容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

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
冠徒跣請罪跣先典切徒謂步也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躒

而築之蹇九葦切躒居月切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
其冠履就職苟有或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
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芸王切

太子率民墾田

古弼不給肥馬

古弼國之寶

何承天撰元嘉曆

行新曆

文帝

除苗間穢也春秋左傳共六人之田償及羊切還也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

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耕也又必小也以知其勤惰禁飲酒

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

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

十七所其餘復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從之八月魏主畋于河

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

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欽故帝常以筆目之

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

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

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

也帝聞之數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帝入切一掛為一襲猶言一副衣服

也馬二匹鹿十頭它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

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

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

菽布野菽式竹切說文且也或作象未且生之形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

卷六十九

十一

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

矣此史本紀本傳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

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

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

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

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

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

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二十二年正月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

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

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

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

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

聲韻無失承天傳及隋志九月上饒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上將行

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肝不至饌士應切具食也或作饗明古按切日晚也晏也

戒諸
子知
飢苦

論太
祖訓
儉

范曄
犯名
誅教
伏名

論矜
才士
身

義康
為庶
人

文帝

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
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
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難利以任使達
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
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高祖思固本
枝崇樹襁褓上舉兩切下補後世遵守迭據方嶽及乎泰始之初
外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衾去金切被也衽如其動數十人國之
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
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眾十餘萬魏主遣永
昌王仁高涼王邴督諸軍討之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
數術有縱橫才志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以
范曄有俊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竟自謂才
用不盡亦常怏怏不得志乃引與同謀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
極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熙先望
風吐教辭氣不撓女巧女教二切謂不屈也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

鑑六十九

十三

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在獄為詩曰雖
無愁生琴庶同夏侯瑟曄著後漢史未就初被收本意謂入獄即
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
攘袂瞋目攘人羊切瞋昌真切張目也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
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
存十二月曄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本傳 裴子野論曰
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
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怛志而貪權女九
愧也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墮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云身
之具矣 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詔免義康及其男
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屬珠玉切附也籍秦昔沈劭為
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發書歎曰
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
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管見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

論宋
不明
人倫

宗愨
好武
事

魏誅
沙門

荒君
信邪

毀經
像阮
沙門

論去
異端
在明
王化

文帝

不見後有盜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權而陷誅死之罪嗚呼宋之為宋弒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為股肱所誅一子又為兄弟所殺一子又為孫子所弒一孫又為篡逆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

二十三年正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愨家世儒素愨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愨自奮請從軍詔以愨為振武將軍進軍圍林邑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讎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采除之及魏主討蓋兵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兵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醜器醜器也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

鑑六十九

十四

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無常主也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義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澌也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阮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遺無遺餘也北史紀及浩傳

葉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夫上失其道儒者之道不行然後天下靡然為異端之歸者使魏主知其為邪說殄行而掃除之不過人其人足矣今也不推原其所以歸釋氏之教者本於王化之不明乃悉天下沙門無少長盡坑之夫彼雖異教亦吾赤子耳吾之教不明使之從異端之學今也不待其改而從我乃致之死地何其不仁之甚也夫老氏之與佛均為異端耳魏主

論佛
老皆
異端

何承
天上
伐我
表

承天
四策

檀和
之入
象浦

文帝

以佛法虛誕而與浩重寇謙之而奉其道非明智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

朱黼曰孟子欲闢揚墨故說諸侯必言堯舜董仲舒欲去申韓故告武帝使尊孔氏蓋堯舜之道明則揚墨之害自去孔氏之道行則異端之說自息示其正者所以禁其邪德裕之相武宗崔浩之輔大武去浮屠甚力而不免崇獎老氏是於渭水急流中自分清濁耳人其誰信之

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分軍誅李閔叛堯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被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

鑑六十九

十五

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擊刺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募偶車牛以載糧械繫作管切繫而此偶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耦牛和參合鈎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信宿並如春秋宿為信過信為燭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數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鞞利鐵鞞音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本五月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愨曰吾聞外

宗愨
以師
子破
象

宗愨
不取
寶

杜氏
中華
高族

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愨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擲蕭然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杜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比人晚渡者朝廷以倉荒遇之賈誼曰國制儲人焉楚人曰倉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暑瑋之子賜錡鈞休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倉賜隔日碑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本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傳首平城餘黨業平

伊川評二十一年古弼歐劉樹魏主赦其不敬罪曰孟子稱疾不應齊王之召景丑責之以不敬王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

卷六十九

十六

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蓋齊人之事其君以擊忌曲拳為敬然苟其心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則自敬而心不敬矣善事君者必如孟軻而後可古弼之於魏主至於摔劉樹頭搏其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寶爾之罪以其兒觀之可謂大不敬矣而其心則誠欲致君於無過之地魏主譬之築社之役蓋當蹇蹇而築之之時其兒雖若不敬而其心則敬矣人臣之事君宜以此為法

考異

太祖元嘉七年十月崔摸降魏宋書云摸抗節不降投壘死按後魏書摸仕魏為武城男宋書誤也

九年十二月魏李順使涼後魏書順初奉冊拜沮渠蒙遜為涼州牧即有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牧犍事南史順冊拜蒙遜還拜都督四州長安鎮都大將開府徵為四部尚書加常侍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今據順云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

文帝

十一年三月魏于什門還平城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歷二
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
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太延二年馮氏
亡矣

十六年九月沮渠牧犍兄子萬年降魏宋書氏胡傳曰茂虔兄子
萬年為虜內應茂虔見執今從後魏書

二十年十一月魏主令太子副理萬機宋索虜傳晃與大臣崔氏
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
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
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年舊例自今已
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節小異今從後魏書

二十三年五月檀和之等破林邑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六
月賞檀和之等今從傳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